

四
書
輯
釋

語卷之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集義伊川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語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語後

魚曰反側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

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又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故與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又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在下者爲大夫又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也胡氏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不則不事也胡氏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又

君在視朝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

者不至於視朝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

中而旦安適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與與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汪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

者出而請事卿爲上賓大夫爲承摯士爲摯主國之君

則廣以示謙也若其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

賓以次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南面每介相去六尺

西面每介相去六尺亦三丈六尺未摯者以次立於東南

出而每介相去六尺亦三丈六尺未摯者以次立於東南

其承摯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摯而達於主君然後

于賓而實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摯而達於主君然後

主各有副賓以入曰蔡氏曰廣摯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右其手摯整貌語錄摯左人傳命出摯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國之命壹命受職始見命爲而使受職事刑命受服受祭衣

服爲上士三命受職始見命爲而使受職事刑命受服受祭衣

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始見命爲而使受職事刑命受服受祭衣

出封加一等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始見命爲而使受職事刑命受服受祭衣

以上爲城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

卿賜官者使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功德者加命

封加一等者就侯爲一州之彼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專征伐於諸侯爲一州之彼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爲二伯得征王侯九命者長諸侯爲方伯○次官司寇大行
實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九章介九人孔力牛實者五人
者四入諸侯執信圭七寸冕服九章介七人孔力牛實者五寸
諸男執蒲璧其八皆如諸子之禮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
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逮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音君敬也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實告賓去不
人送出門外設兩拜實更不顧而○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損

去國君於去聲○此相字不遇因損字而帶言之○語錄問
相之容夾谷之會孔子相字不遇因損字而帶言之○語錄問

自是損相是相禮儀損是傳道言語○黃氏曰色勃足履被
命之初也損與趨進行孔之左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
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此勤容周旋無不中孔盛德之至也
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勤容周旋無不中孔盛德之至也

君召使摯

被命之初

色勃如

所以敬君命

此

行禮之際

足躍如

所以行吾敬

第

趨翼如

賓不顧

所以

節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闕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張

除庚門倪結

之間

君出入處也闕門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

闕見孔

謝氏曰立中

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恪各反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

之中然則門之左右

各有所謂闕門左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也○疏曰中門有闕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闕門左闕門右闕門

擗振

反伐

也齊衣下縫也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升堂兩手振衣使去地尺恐躡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兩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者君臣所用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貴而巳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登升堂而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握衣去齊尺也試曲孔上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王藻篇注云似不息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蹠蹠如也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叙也逞放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頰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有進字○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然則言似不足又次則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頰若少放矣而趾踵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必有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師曰此章常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通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

在朝之容

以入問言	如不容不中門不揖闕	此敬之始
以過位言	色勃如足蹀躞言似不足	此敬之至
以升堂言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此敬之至
以階前言	出怡怡如也沒翼如也	此敬之終
以履後言	蹴踏如也	此敬之餘

此四節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躑躑如有循勝平走躑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語錄圭自是替見
通信之物只是提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

通論
考工記命

西次方國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何之問庭突曰安
將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突○禮是初見時意極恭肅既聘
而享則用圭璧以遲信有寔
實以將意舒聘時漸解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

反形句

也愉愉則又和矣

禮記鄭氏曰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

聘則禮而和○通曰非敬無以

聘則禮而和○通曰非敬無以聘聘於鄰國之禮也章黃氏曰此

情○此一節記孔子為去君聘於鄰國之禮也章黃氏曰此

有節執主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曰孔子定公九

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撰

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所載恐不無軋事是

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為得而展之○禮氏曰按史記定公十

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是氏何故而云

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以敬之至

執揖授勃縮

以敬之至

出聘

以敬之至

有容色

以敬之至

以敬之至

愉愉如也

以敬之至

○君子不以紕緇飾紕古階反

君子謂孔子紕深青揚赤色

通鑑曰吳程曰揚赤色齊側皆服

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通鑑曰吳程曰絳色絳小祥服以熟

布爲之下或作也字飾領緣俞綸

也語錄緇是青赤色揚者

非緣俞綸弋綸一反飾領緣俞綸也語錄緇是青赤色揚者

紅色問是絳色練服是三年之喪既其如今鴉青絳是淺

用絳色爲飾曰便是不可號○張氏曰不以二色飾別嫌

重喪祭也○饒氏曰集注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絳衣緇裳

古註誤以緇爲燕疑當闕死師曰緇反紕切紕是淺絳色

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取當紕味不相似全謂紕近者

考之註疏亦是無明訂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

不用爲飾款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爲朝朝祭之服可知以黃赤白黑五方正

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視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出
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孔服京師上人行道間尤着衫
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陳用之曰
不以節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裝服則不爲正服可知
齊氏曰後山朝祭服綠服綠服紫蓋不對制度正服可短
魏而其色已失其正
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通攷 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賞者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反略裏

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反何體也詩所謂蒙彼絺

側救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絺綌絺之反是者蒙謂加絺綌於

纈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纈衣反

纈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反

欲其相稱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纈衣

以湯之是也先師曰裘之上加單衣以和湯見裘之美曰褐

也見美也服之是也也賈裘之厚之服見禮狐裘裼祭之服見

郊特

通攷

吳程曰：裼，音錫，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

側皆反

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陸畧反

明衣而寢故

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

敷敷反

通攷

金履祥曰

凡喪長短曰長

長去聲

程子

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齊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

私居取其適體焉氏曰：貉，詩云：「狐裘之厚以爲庶服若仕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_不去身鵠音鴈之厲亦皆佩也竟軒蔡氏曰樹

賁軒蔡氏曰按

子以與王在鹿角左宮有片帶必在澤上平處與五師玉有
牙君子無忌王不其身君子必主此德焉孔子佩象環五
十而暴出幾比是時其友則顧曰無打不開則又下上於

[illegible]

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備之大小皆用之所

筆莊此譜乃解大小結金同喉吹於日情調和以可以振強也管

帷裳必殺之殺去

朝音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司腰有襍音績而旁無殺襍

其餘若冰衣要半下齊倍要音

下錢法衣僧販麥二句互指之謂我輩正

也積者疊也。中而有幅多而闊，須者繩量竹筒以束令狹。

謂之積也。然則無變積而有救繇矣。半於下，齊也。齊倍，要周。半於上，齊也。齊倍，要周。半於中，齊也。齊倍，要周。

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袂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

兩旁爲襲積則分衣指也。鮑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繼
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齊倍要之語先師曰深衣之
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二皆在上三分之二皆
在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襲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
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
衣者必殺之殺謂腰殺公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事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

因吉月以別凶實車嘉尔所謂月吉也。○吳氏曰吉月猶言月
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謂正月爲吉月猶言月
日爲吉日也。此自肅反魯以後事。○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
爲司寇則有常朝而不必言矣。此章衣身之章也。輕甲之是朝
制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甲之是朝
制其身也。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錄
於孔矣。○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持孔子事二義兼存必持孔子之
白澤。○通曰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
食容兒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陸二見
焉。衣服飲食有一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

僅一見焉先師曰吉月之朝宜亦雜記曲礼平孟子曰
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蘇氏曰

不以斜紵飾

紅紫不以爲褻

纈羔素實黃狐

袷飾給必表出之

褻裘長矩右袂

狐貉之厚以居

去裘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弔

吉月朝服而朝

衣服之制

以緇布爲

以緇布爲

以緇布爲

吉月朝服而朝

吉月朝服而朝

吉月朝服而朝

第六節

○齊必有明衣布

齊則借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

略

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語錄布浴衣見玉藻註

略

以其有齊素之心此下脫前章寢衣

一簡

通攷 有明衣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六字見莊子。今致有酒非也。但孔中亦

有飲不至

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

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糊變常以盡敬

謹齊之事

必致物

必致物

必有明衣
必有寢衣
必變食
必遷坐

必致物

第七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

通曰鑿通作鑿即各反

牛羊與魚之腥羶而

切之爲膾

復出孔記少膳篇注云羶之爲言腥也先聲藥切之

而後報切之則少膳音之注反一音足涉反羶少膳食精則

能養人膾炙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輔氏曰以是爲善聖人也必欲如是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含食音餲餲於其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餲自山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

聖人乎或問聖人議取惡食物何也曰惡食謂醜食菜羹之

類以其相非故曰惡非謂醜樂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亨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

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語錄不時不食誤謂所謂

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次不離去於正也漢陸續之母

切肉未嘗不方斷暗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通

【記】後漢陸績傳績詣客陽詔就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大

無思辭母遠全京師見候消息就事持急無綠考肌肉消爛終

但作食付門辛進之續雖見考毒而辭色嫌數未肯容母

易性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往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

力立耳調使者大怒以為欺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

藏毋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

日毋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

舍序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此是陰嘉之上書說續食肉用

行狀帝即故與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其不備也語錄續非今所謂

而醬其用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其宜如食魚則宜用芥醬食

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不致其用其醬必有其意義不長氣味相

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其味不美不致其用其醬必有其意義不長氣味相

備食之亦必有其害其惡氣破開腹實夢其中更縫之以計調和

也苦茶包有殺其惡氣破開腹實夢其中更縫之以計調和

醃醬實參需魚外醬實參如鄭氏讀為鯉三魚子也

魚醃齊需藥醒醬實參如鄭氏讀為鯉三魚子也

耳醃三言話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非不食底便是天理

無非天理人欲之入不耳也食不正也

食失任出食便謂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腸胃氣旺而量不及

食氣去病

食物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潤之老壽者

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穀氣穀氣勝則肉氣

行老壽者以輔肉氣勝則穀氣穀氣勝則肉氣

以為人合體所以酒食者故不為量但以酒為節而不

又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決冷而已可也

無量不致亂以夫子則所謂亂之原皆在於酒是

以有量者聖人之無量者則

其心志則夾其威儀甚則則所謂亂之原皆在於酒是

也聖人必無定量亦無亂態蓋

從心所欲不踰矩足以此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貴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啖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

穢惡故不撤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

也

祭於公不啻肉不出三日出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豈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輔氏曰此

自輔氏中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食對人寢通用此則有辨或問范氏

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

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

亦通范氏主理也氣主氣問五藏生或篇謂肺有

肺者皆居於肺肺主氣也

食菜羹水祭必齊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瓜字本齊論然則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放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日必問曰必祭則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品性然亦能攝生故惡其敗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常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

此皆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上不致升
此皆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居鄉之事

杖出斯出——所以敬老

朝服立階——所以敬先

第十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

去聲

者如親見之敬也

語錄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此禮遣使問人於

○補氏曰不以遠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

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

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

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

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

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張氏曰一事而三善得焉○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拜送他拜——所以國所問

與人交之誠○

饋藥拜受——所以國所賜

第十一節

未達不嘗——所以蔽所患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朝平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理

當如此邪氏曰孔子家既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

更不問馬即之常情聖人恐人後其而為故問人傷否而已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禮曰餒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

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謂帝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

曲禮主人請入爲帝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不正之席

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疏氏曰賜食有親當先

以奉親夫子先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

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

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疏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茹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疏氏曰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時戰

之所辦品嘗食之。每品物皆先嘗。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

祭而先飯若爲法。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張氏曰禮賜之

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

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疾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

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疏氏曰

戶寢常東首也。疏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

視則必正東首之禮。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

而君視之乎如胡服也神蓋禮之變也亦
禮之宜也然亦必意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事君之禮

以賜食言
以賜胾言
以賜生言
以侍食言
以視表言
以召命言

正席先嘗
孰而薦之
必畜之
君祭先飯
朝服拖紳
不俟駕行

所以重君
所以榮君
不敢曠君
不敢闕客
不敢失臣
不敢稽君命

第三十節

○入太廟每事問

重評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期
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

旁觀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諸壘而
已故曰於此處此處記一曰字必實有是事人莫使所處
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猶於壘曰
壘蓋有能於夫子者故死而執喪殯於其館耳壘曰賓客
至無所歸死於我乎殯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
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
義通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
受不
必拜

朋友以義合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第

以饋言

非祭肉不拜

所以度義

節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以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馮氏曰：寢所以自舒，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舒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節。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趨，見黻者雖衰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茲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謂與君狎者，謂見之類數者。馮氏曰：雖少必作揖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於交，雖衰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二者哀有殺，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

也。前漢書：聖食其音異，其曰王者以民為故。周禮：民

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

自生而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十月而生諸版今戶籍也
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冠獻其
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斐爲不斂不知禮矣。胡氏曰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之記曰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

代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通文語類黃義剛因說雷先生曰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變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

以寢不尸言

不敢惰

以居不容言

亦非惰

以必變必式言

哀有喪

容貌之變

以冕者以貌言
以簪者以貌言
以負版者必式立
以盛饌必变色言
以由風必变言

尊有節
發不成人
重民數
敬主礼
敬天怒

第廿五節

論語卷十七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註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邪向於此也

古人乘車必立推老人安車則坐歸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車轂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非勉而罷蓋動容周旋自中乎

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久之見

线平

而作審擇所愛上亦當如此張氏曰色斯宰矣姑先見於錢微也而後集從容

是則晦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共許久用反二喙而作喙共久用反

那
に
目

濟州陸氏各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

達以爲時物而其具之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鼎氏

曰石經吹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吹當作臭古賁反鑿鑿反

張兩趨也

反形

爾雅思按如後兩說則其反字當爲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聲爲之說姑以所聞以俟知

者而後去此也

[illegible]

周自引而遠之此即色斯乎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

城不設體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生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

100

乎此者。輔氏曰：退當見我，遲當審義。先師曰：此章文義略
不順而意亦可通。色宰翔集，即謂道也。夫子見推如也。此
山橋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
此之夫子，不食三臭而起聖人，寬其不直拒人也。推一魚
去，就猶得其時，如此章之旨，則辭意以尤明。云：蔡氏曰：土
鄉黨而身行，乎族望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湖行乎天下者，自
族之聞君臣朋友之際，莫不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
一理，渾然而乏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則旋無不中孔。一言論
一容貌，二宰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凡茶白不期而
合也。告魯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前論爾雅，詳其橋
宰者，可不忍孝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前論爾雅，詳其橋
獸之自奮迅，動作各翼人曰：僑紀小反。人之罷倦，須仲天橋
舒張，屈折名僑，魚曰：須魚之最動，神須若人之欠，須導其氣
息者，名須鳥曰：與鳥之張兩翅，與臭然搖動者。通外道師，其
名臭此，皆氣倦休靜所須。若此，故題云：須鳥也。通外道師，其
向也。張星其之子路，其而立，皆向之義。與依是劉註：蓋古字
如此，若以臭爲嗅，食之與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
情料聖人也。夫子平生政在不食，自隱道文章，可謂容以
陳蔡宋衛，晏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不能自隱道文章，可謂
立天下之的，故於雖世有威焉，有秋終於獲麟，出非其特
春秋之作，使精隱其德，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古
嘆所同音。宰者，當參看。○吳澂曰：山梁雌雉，當在色。
所齊矣。之。上三嘆而作當作，疑字亦篆文之誤也。

論語卷之十一

樊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子言動之後也趙氏曰此篇所論者二序於否亦足以見

能者地無非教也然此篇所論者二序於否亦足以見

問子疑問此明人所難也

問子疑問此明人所難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意前輩後輩

野

人謂郊禘與饋饗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質得宜今後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
質全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語類卷一百一十五
多感儀後人便或如看古人如周禮只是一個孔樂用得自不
令色如告樂雖不可得而見其如誠實此人彈琴便雍容平
淡自是無難若弄弄只是繁雜耳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
過以就中也此周之說於何處莫備於得中○張氏曰或謂
而其末流文勝則不可用也
義耳○陳氏曰從周則從文從文則從質
文○先師曰從周則從文從文則從質
都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
先進所從事者
章從先進之
文質得中
從先進則

禮樂

以時令所宜觀

以聖人所用觀

先進——文質得宜——反謂野人

後進——文過其質——反謂君子

從先進——損過就中——寧爲野人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危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

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或問何以知此爲弟子所記曰氏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

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

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密也而并目

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其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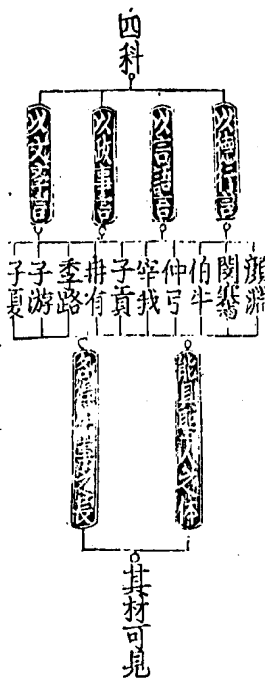
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

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名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而可兼言諸政事文李不曰當就頭上着如願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或問四科之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孝者孝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踐造其體聖人孝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孝其最優者爲言也○錢氏曰聖門之致有大綱領有小節目小節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孝者與言文孝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數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道有若以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成明之勇正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至於仲弓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也諸賢未易枚舉元凡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而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魯子升而後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孔以顏色則孟爲四伯前次議者猶以顏路魯曾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制先賦酬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顯諸魯曾思而卜下七十子左右拾食如也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顯諸魯曾思而卜下七十子左右拾食如也

穆之國焉斯為得之其餘
 從祀諸儒孟子火室可也
 世俗論也列又知有若
 通曰能行即孟子所謂有
 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
 謂通會是也於此見論語
 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
 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

釋悅

無所疑問

解非

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

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

馮氏曰夫子固無待

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於助然於事物之理

因人之疑問而發得之發明之自足亦助也

先生

師曰如終日不違謫之不惜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

或問韓詩外傳子騫早喪

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

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

成慈母此其事實也

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

○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集語者之誤

是為公論夫子所以解之

○洗仲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語者之誤

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也詩曰兄弟既

友則非孝矣只難三子單

誦友之實可見問字不必訓非

只訓別異自明自外又猶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

之實精中者外能如是乎大孝德之小也人之行莫大於孝

只訓別異自明自外又猶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

之實精中者外能如是乎大孝德之小也人之行莫大於孝

只訓別異自明自外又猶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

閔子以德行稱於鄉黨於朋友則曰閔子之孝矣人倫之
變而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也

閔子騫

以父母兄弟觀——孝友稱於家——
以人不聞其言觀——孝友信於人——
可見其實

○南宮金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來丁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南宮金二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

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

之此是金口公而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

能謹其行矣統氏曰表與重對前其與華對言爲表而行爲裏

有爲貴而言爲華各卒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只是不以拙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死豈容苟免

南容。

三復白圭

○深有意於謹言

○宜其可妻

有道不發

○因事見其謹行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

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去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槨外棺也請爲槨欲賣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

去聲

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親之則曾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

謙辭

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

胡氏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筆

削也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公西赤曰

之請何邪

俗作

葬可以無槨

駢可以脫而復

扶又

求大夫不

可以徒行命車

不可以與人而鬻

余六

諸市也

孟錄問人命車

命車不鬻

王制曰命服

且爲

去聲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上以副其意

豈誠心與

直道哉

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

有無而已

此蘇氏

夫平

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

豈獨視有無

而已哉

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

駢以時

而已哉

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駢以時

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

難故有以鯉也

爲夫子之設言者信

乎曰以人情言之不應

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也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夫子之道顏淵子以傳者

他日雖死而不正顏淵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

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顏淵

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通曰夫子上

按文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

然則道統之絕處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

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然哭顏淵宜慟

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張其稱去聲。家之有無。禮記曰。稱家有無。貧而厚葬不循

理也。故夫子止之。語錄。門人謂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蓋疑以請車爲情。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張子曰。顏子在聖門。門

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黃氏曰。門

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

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

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

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通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

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以爲道也。

不幸之傷。論語十卷六

役予之數。此非厚於顏淵。

有慟之哀。勉齋說。

夫子於顏淵。

以循理言

請軍則卻。此非薄於顏淵

厚葬則責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馬於
步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

補國

南軒曰合言之來而不則測焉神往而

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同享於廟皆曰鬼山川風雷凡氣

而生爲神散而死者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魄爲鬼然非

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深意有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

謂推原於始如折轉來者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

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輔氏曰死生者氣

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散反要終

終而散也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

夫子告之如此

先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

先欲知死則爲躐等○

蔡氏曰夫子路循其序而不知對焉能以未知對○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而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此之謂也○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理自心以事鬼○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生亦安於死○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陰之為神也○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有許多氣○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不氣上○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者既有感○則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不知死生鬼一而

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
 多來云去去去一使不由他造化人生以無是理也至伯有為
 伊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何謂知鬼神之情
 如矣○問一而二而三此是義氣與聖一聖曰有是聖則
 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聖曰有是聖則
 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
 知死以所能之事言知生
 也者天地間無非氣也○善按語錄鬼神之氣只是氣氣
 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而人自
 與神不離過陰陽消長而已毒此育風雨來者相感通又云
 精是蟬蛻者鬼之盛也氣者是鬼之散也散者為妖為怪如人
 僧死死者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為靈怪不散若聖賢
 安於死如黃帝堯舜不問其既死而為靈怪不散若聖賢
 散於死而無迹者是其常道埋恁地有托生者是非偶然聚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用生然非其常也

人鬼生死之理



○閔子侍側聞閔如也子路行子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聞音義見前篇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閔二者外

厚所謂和而諒者也阮氏曰此章當以何則直有外見矣

前論之謂四子皆此也蔡氏曰此章當以何則直有外見矣

四子皆此也蔡氏曰此章當以何則直有外見矣

明直之象也四子皆此也

容各適時中之謂此也

其宜則凶問之象何由之而子路之禮可知其行失矣

他入可知或問公之象何由之而子路之禮可知其行失矣

集注以為或問公之象何由之而子路之禮可知其行失矣

文解後通却說彼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於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

卒死於衛孔悝音淡之難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悝

姬主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悝之妹孔悝

姬主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悝之妹孔悝

姬主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悝之妹孔悝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聞之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夫高梁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
已閉矣季子曰食焉不辟也同其難子羔曰非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
難者比乃入食焉不辟也同其難子羔曰非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
勇若燔墓半必舍孔救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鯀曰及門有使
人太子之黨以杖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
誤語氣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
其死乎謂之曰子路雖可謂得死然其死從孔氏曰孔氏釋之
其生可也子路雖可謂得死然其死從孔氏曰孔氏釋之
師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其死從孔氏曰孔氏釋之
未說到來不得死之所焉先儒云感德只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
此是後來夫子之言夫不中上之言而無益於夫子之教不可謂
之氣習使夫子之言夫不中上之言而無益於夫子之教不可謂
死得其死雖不幸夫子之言夫不中上之言而無益於夫子之教不可謂
路然不能也惜哉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

去聲

名藏

如貨財

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實事也。王氏曰：

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改作勞民傷財止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實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声

言不妄發發必當

去声理惟有德者能之也

可見閔子問二之氣象論言仍舊貫如之何饒氏曰有中二於理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以政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辭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待取其言之當理亦責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先師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此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長府

以仍舊言

得已則已何必改作

此中理之言

以改作言

勞民傷財不如仍舊

○子曰由之瑟然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
如此者生有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進南國之志孔子曰南

門人不敬子路子白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
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上列乎正太高明之域特未深

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補氏曰子路

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乘其勝又程子謂其達却便
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報
之食為非義之鄉是未入室之發也○張氏曰由入室言則
升堂為未至由宮皆之外室則升堂入有間矣聖人斯言非
待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季之有序也○通曰正大高明形
容堂字精微之奧與形容室字精微之奧未入於室是善
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
人未寧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路

剛勇有餘中和不足是以有奚爲之議

以客已

已造高而未入精微不可謂不敬之心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訟爲者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師子曰君子行不貴苟且○鮑氏曰觀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傳後倦倦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法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補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有義及也初焉是故過乎中而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

之至久則捐去不啻千里矣。○先師曰集注不過引中庸
實知世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
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
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意外意也

師商賢否

以師言

才高意廣好爲奇難

常過中

失中一也

以商言

篤信謹守規模狹隘

常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

武王之弟成王之父

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

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讓奪其利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求爲季氏宰又爲賦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聖人之惡去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

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是觀鳴鼓攻之似
是惟罪責棄絕之

耳。季子謂范氏曰：「人正於此，則義氣中有。」

○范氏曰：「非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使身自反，身自反則知。」

急於仕矣。○謂錄人最怕資質弱，若非求之徒，却是自誤。不

起如云：「可使是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

如此，又按不出，一向從其惡。○或問：「前求之失，不待廢敘而為。」

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

族，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便求仕於季氏，乃反為之聚斂，是使

而愈強，而公室則愈廢。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

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季之未至，而以其仕於季氏為上之常是

聖人以此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謂季氏曰：「彼曰：『

語季子欲以田賦使舟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孫行而

法則有周公之緒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宰

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

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

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然，聞君子之諫，止而

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通門春秋於

有阿附之罪明矣或問必無求之失不從則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任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饒費宰之初歟

必無求官

尊主庇民

宜其富

富

必無求官

侵君剥民

過於富

美惡不同

必無求官

黨惡害民

益其富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衛人愚者知去

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履影敗蟄不殺方長

上

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未嘗見

賢編

齒

笑也避難去

而行

不經

不賢可以見其爲人

矣

語錄

不經

不賢

只安平無事時可也

若當

有

志

志

志

志

志

守

不經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若

更

守

不經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不賢

自

見

子

出

於

未

嘗

見

子

出

於

未

嘗

見

○

致

思

不

折

親

之

喪

泣

血

三

年

未

嘗

見

曰於此有室
李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賢魯之人爾
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
所以能深造七到乎道也語錄緣他到魯鈍不便理會得故
便放下了如何得通終於魯而已○若魯鈍者却能守
其心事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魯
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
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
入其便者多矣魯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固
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偽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固
固董仲舒曰顏子具聖人而化者也不幸短命死此其所以
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故傳之無弊

師也辟

辟使平聲

辟也

謂習於容止誠實也

輔氏曰子張務

由也嘖嘖但反五

嘖粗俗也傳

去聲稱嘖者謂俗論也

輔氏曰由粗俗

○楊氏曰

四者性之偏

語之便知自勵也

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

俗則略乎外

遺乎內則誠不足將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

性質之偏也

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竟以治其偏而歸於

中而師之誠實由欠精密

○錢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而論子

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鉅反成至微問

吳氏曰

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是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爲一章

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四子之偏

知不足而厚有餘

務誠實而篤於學

語之便各自勵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由以證言

冒於容而少誠實

冒粗俗而近於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由以證言

冒於容而少誠實

冒粗俗而近於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由以證言

冒於容而少誠實

冒粗俗而近於野

燕近也言近道也

補氏曰此與易大傳其居燕幾乎同

屢空數朔

至空

以貧婁

反郡利

動心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也

語錄又字當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音去

命謂天命

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

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言子貢好貨殖

云發卒停貯也與時逐時也

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言子貢好貨殖

則買而停貯貴則逐

特轉易貨貨意度

音也言子貢不如

顏子之安貧樂

音治下同

道

受命是不如其安貧不

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

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爲此矣

葉氏曰或若不前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樂運亨

之

○范氏曰囊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

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是語錄空爲贖之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

問是發言中理則雙中非窮理也人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

非樂天也信則雙中非窮理也人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

而己其曰愛中則不中者多矣○黃氏曰夫子論回賜一

言其得道不同二則言其多矣○黃氏曰夫子論回賜一

章益則不如愛空億中則不如其無也○饒氏曰此章與前

異無乎與億則愛中對道者以異也愛空與不愛空貨值對

子貢不免以貧富累心故去道者爲其能不以貧富累其心也

已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發其以此自傷也

高其容仙公十五年故以顏子與之並言發其以此自傷也

死其容仙公十五年故以顏子與之並言發其以此自傷也

乎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休何以能公高仲驕也

近孔益米獻于毫往夏五月壬申公薨哀七年師高掠以

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回賜優劣。

又賜曰

無乎屢空——能樂道安貧

又賜曰

——貨殖億中——非窮理樂天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亦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不能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亦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論語則進而不已有大資而無孝力充之則終於爲善人

論語卷四

善人。

又賜曰

不踐迹——暗合成法

又賜曰

未入室——難造聖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之辨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
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
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非求之資稟失之弱
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
耳聖人一進之二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
及之患也

別氏曰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
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非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
化二子之心謹海之哉前所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由求問行

以求也退言

過於畏縮

進之

約於義理之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

謝氏曰敢非不

之敢○鄭舜宰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爲生得自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爲之也

致死焉

國語晉語

齊其音於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爲之也故書事之惟其然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教之類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之思同類也故書事之惟其然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

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幸
 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錄問顏
 詩人。以死爲仁也。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同。
 不許友以死。或問。憾。曰。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與。不。許。友。以。死。同。
 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兄弟乎。況閭巷之大。與親遠。則同。
 未行而遇難。不可不臨。而始。則。無。致。死。之。理。今。子。遇。難。則。免。
 淵有殺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遇難。則免。
 而顏淵之曰。吾以女爲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復之曰。免。
 子在回。回敢死。者。道。一。間。至。此。等。語。若。用。爲。一。矣。趙。氏。曰。死。
 子。在。回。回。敢。死。者。道。一。間。至。此。等。語。若。用。爲。一。矣。趙。氏。曰。死。
 於孔子。雖曰。未。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不。死。爲。重。也。
 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不。死。爲。重。也。
 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
 而。反。正。互。說。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
 豈。謂。子。所。能。及。哉。

以爲言

視猶父子之相親

以義言

非但師友之相傳

以當患難言

生死不相背負

顏淵於孔子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疏氏曰大臣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

又不以盡大德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黃氏曰

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

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語錄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乎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貳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不可奪之節而又以

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

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貳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曰方子然微假

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焉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謂方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既仰之曰其臣及具以從之爲問故明以我父與君不從折之○張氏曰試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魯不從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詢而已履霜堅冰之戒則言蹇蹇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或劉瓛之徒

始從操裕道遂欲殺逆哉惟其漸清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
然自發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尚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
義如由來未決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我
不至是也○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然逆非不可止者
者於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武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
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恒察之恐
未精耳觀由仕於公未為之好求於伐禍史惟知為季氏
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
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大臣具臣之別

○大臣臣不從君欲必行已志臣具臣臣雖備臣數一終守臣節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馬氏曰成
死而不為哀者謂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害蓋子羔重厚有德
足以化民子路以質敵辨難治所以特宰之然子羔雖重厚

有德而未孝則理未明而用必窒塞
便之治數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

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亟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

人耳本前篇用佞禦人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錄

是說佞是口快底事不問是不足語時無得語來也好可

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費本不是如此只大言

來谷孔子○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宋聞以政學者也論

左傳公孫十一年子孫口傳問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與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

知其言而後以白給樂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文集上言未自
人以其言而後以白給樂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細者其言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則道之
以政者其言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則道之
六經雖未見考之聖又資之不能離是以爲孝也否是不求而
衆正之法所以教人書札又資之不能離是以爲孝也否是不求而
有書謂不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孝者豈有可道之哉
乎苟謂不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孝者豈有可道之哉
不但卑陋而已讀書則自得其聰明率易安而無忌憚其失
古人所以蓄德者失賴乎此德立於北而後可言無適而
孝耳。輔氏曰孝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孝猶恐動與靜違用
與休垂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
未嘗孝而可遽使即仕以爲孝乎

子羔爲宰。

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此誠害之道

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此誠害之道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哲曾參又各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故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者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是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二反音乘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上矣西伯笑也國介焉大國之間勢難爲常

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才長

蓋底蘊而言也馬子路齒先子又焉蓋進道故夫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六百里小國也如猶或

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有

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語錄子路使民非若後出

世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

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未若

故必先爲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句曰會衆音曰

同通通見周禮春官太宰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或春或宗夏或覲或朝

之事則既朝既夕無常期諸侯有不朝者王將有征討

有事則會不期而會也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走問

亦帝後父也通達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

子路字子路春秋時衛人少孔子六歲

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希間夫歌也作起也撰具也

言不曰與乎三子者之見三子言志想見有風凰翔于

春服單袷袷之衣此單袷衣希袷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已

鵬除是也或問浴之爲禮濯衣無絮也浴盥濯也今上已

而飲浴爲浴不致此身汙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

焉理或然也風來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音樹木

也魯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闕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故其動靜之

際從七客容如此詩錄曾點然道不待行發見觸處皆是但

其一事而言之尔詩錄曾點然道不待行發見觸處皆是但

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着閑說話當時

記者亦是多少仔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
洒落自在之意耳○韓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
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
與然惟聖人心地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便自斷得曾哲所享之分量分曉○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分曉○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能知夫子之志之微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
位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聲已爲去人之意○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者莫春融和之時所可爲也○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分所宜爲而目即所可爲也○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有以自見人不知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子通巴陽格曰○曾乘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也○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時寒煖之代序○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所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天地生物同一春意○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方崩雲壺之風尚寒○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言外得其所於之妙○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形客出有來其言○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例求之必待孝力進○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
爲使見得曾點不類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
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
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孝者當
之味
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
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語錄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
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
○爲孝子與爲治只是爲一箇事他日之所用在處莫非可樂
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
下之事皆孝者所當爲類先教自家身心得無缺直得清明
在窮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
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季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
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只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
得大意曾點脫洒意思○或問夫子何以前點也曰方三子之
又無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只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
義言所志也點解說○或問夫子何以前點也曰方三子之
後語音少間乃徐舍瑟起而對焉而悠然若無聞者若夫子問之然
爲者及夫子點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此夫子所以與之存又未
嘗少出其位蓋悠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存又未
何以言其位蓋悠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存又未
湯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以俾和適之族也展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長小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曾國之勝處也既浴而
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云

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譎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
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
之志同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曾中無一毫
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
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待育物之事
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廣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
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孝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
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
點所言者事功其志矣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
不及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以一時
所言之二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以一時
與之也自今而論孝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
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隨放金履祥曰與點所以教三
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托矣隨放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二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礼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礼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興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

貶悲檢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太

此亦曾點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

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

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言二子

高遠之弊言志平實無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

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自看稟賦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

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

士其行不諱焉者也。行有不指其言。言不指其行。則其行不
到。所以見其言者。點之李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之思。也
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實然。
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魯點所見乃大
根大本。便能推而行之。則如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
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
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士其行不誇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皆隨之謂也。行不
 到所見處。竊曾點之李。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隱思。也
 未便做。老莊只怕真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
 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
 根大本。便能推而行之。則如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
 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
 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語
 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
 西赤相求。一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
 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曾點不得那禮之
 微妙處。他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祭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
 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還見得快。所以不把當
 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子路就使達得
 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白。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
 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看春
 服既成。底曾點不是事爲來。○求赤二子雖提說細。却只是安
 排來。又更提他才氣小。子路雖粗。然其理不能出此
 ○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皆理不能出此
 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
 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
 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志氣之勝。自以爲當做。實不可支持
 之與。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識足以任此矣。然不免
 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問。昭
 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上。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

象○永嘉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
事物各當物然曰在天理上行此禮氣象○通曰以三子
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亦又曰三子皆
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本耳
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直不許其
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
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音樂音而得其所也孔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壯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
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語錄曾點是他見
得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壯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聖
人便做得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語錄他見得到這聖
○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
○魯點見雞高漆雕開却難實○點去參用反父子問焉李
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住住於事爲
問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臨事用力旋旋去一貫之論
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未兼該体用全備一
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拔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
子盛實之分孝者必有以辨之○黃氏曰孔門英才多矣何
爲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曰參不必類乎點也而以獨得所

道之傳何止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
 詳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孝所以
 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孝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孝者有
 一見而超然無憾有終日兢兢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然之
 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
 厚沈潜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
 於點也點之子榮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孝則近於回以其用
 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
 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
 不形見於事物為孝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
 察乎實行去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
 一然後可以為聖孝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
 趣則遠然深厚沈潜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焉則見高而直
 甲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謹此
 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固參而論之點誠有所未至自
 孝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期期於文義之間事為
 之末而實中無所見焉
 忍未易以扛語點也

子路
冉求
公西華
曾皙

各言所志

願為千乘
 願為小國
 願為小相
 舞雩詠歸

曾皙事
 曾皙事

曾皙事

論語卷之十一